



【文化杂谈】

# 胡适的 十大历史名人排行榜

□王春南

若问中国古代人物哪些能列入“十大历史名人排行榜”,他们应当如何排座次,相信人们由于受教育的背景不同、职业和专业不同、兴趣爱好不同,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回答,可谓见仁见智。

1928年4月7日,严文郁探望正在美国一家医院养病的胡适时,向他提出一个问题:“如果一个外国人要你举出十个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人物,你将推荐何人?”胡适想了一会儿,答道:“我的排行榜是: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韩愈、杜甫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朱熹、王守仁、顾炎武。若是再加几名,则可列上:孟子、司马迁、王充和张居正。孟子是儒家代表……王充为大思想家,值得推崇。张居正为明代名相,有功于世。”上世纪80年代,台北《传记文学》杂志以《胡适所推选之十大历史名人》为题,将胡适的这次谈话内容公布于世。

胡适没有说明孔子等人进入排行榜前十名的理由。不

过,不要紧,我们可以从《胡适全集》中觅得他对这十个人的基本看法。他认为:

孔子是儒学中兴领袖,伟大的民主改革家,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。

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始祖,其最大功劳是在天地万物之外假设一个“道”,视其为天地万物的本源。

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《墨子》,其中《经上》《经下》《经说上》《经说下》《大取》《小取》六篇,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奇书。前四篇里面有数学、力学、光学等方面的理论,是现今仅存的中国科学成就的证据。

韩愈的功劳在于,当骈俪之体盛行时,恢复散文,讲求文法,引起文学上一大革命。

杜甫代表中华民族积极入世的精神,是“我们的诗人”,而李白则终究是“天上谪仙人”而已。杜甫的诗,十之三四是实写人生或讽刺时政的,如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一类的话,李白便不能说,这才是李、杜优劣的真正区别。

范仲淹是影响胡适一生的人。

王安石的道德、学问、功业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等人。朱熹是600年来影响中国学术思想最大的思想家和学问家。

王守仁提倡独立自由的精神,这是学问革新的动机。从程朱到陆王,是学术史上一大转机。

顾炎武提倡实学和实行,研究国家典制、郡国利病、历

史形势、山川险要、民生状况,反对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。他是清代学术开山第一人。

胡适相信,榜样的功效远过于空言。1940年8月18日他给张元济开过一张代表中华民族人格、堪为中华民族榜样的人的名单,共23人,其中就有上述排行榜上的杜甫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王守仁、顾炎武,还有诸葛亮、唐太宗、魏徵、岳飞、文天祥、方孝孺等。

排行榜将孔子和老子分别排在第一、二名,即使有争议,争议也不会大。孔子和老子的影响早已越出国界,孔子名列榜首,老子紧随其后,是当之无愧的。

争议最大的,可能是墨子。尽管胡适说,墨子学说的精彩在于“应用主义”(注重实际应用),《墨子》中《经上》《经下》等六篇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奇书,但毕竟在先秦诸子中,墨子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。很多人没有读过《墨子》,对墨子未免隔膜,他们不会将票投给他们所不了解的墨子。再说,光是先秦诸子,胡适就推荐了三名,是不是嫌多了?胡适在十几岁的时候,就受到墨子很大的影响,后来对墨子有很深的研究,他的专著《先秦名学史》写到墨子,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写到墨学,都用了较大篇幅。胡适偏爱墨子,他投墨子的票是可以理解的。

宋朝人,胡适推荐了三名,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朱熹,似乎也多了。胡适分配名额,宋朝比唐朝多一名,汉代竟然一

个名额都没有,有人会说:“砖儿何厚,瓦儿何薄?”宋朝的三个名额,如果可以保留两个的话,我是主张保留王安石和朱熹的。

杜甫上榜,李白被排斥在外,不少人会替李白叫屈。郭沫若生前如看到胡适的排行榜,很可能不会同意杜甫上榜,因为他写过贬杜扬李的书。如果让今天的读者投票,李白的得票率或许会高于杜甫,这是我的推测。我自己是赞同胡适的“李杜优劣论”的。

如要我再发表意见,我还想说,榜上没有一位历史学家,似乎说不过去。中国古代的史学是很发达的,史学是国学的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的意思,首创纪传体史学并且著成《史记》这部藏之名山、传之后世的史学巨著的司马迁可以入围。对顾炎武,要说一声“对不起”了,只能请他把位置让给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还在影响着今天的人们,并且还将影响将来的人们。就影响的深广和久远而言,顾炎武不及曹雪芹。另外,科学家或医学家应有一人做代表。十个名额,分一个给科学家或医学家,不为多。若是一个名额也不给,这个排行榜就会留下缺陷。

据严文郁讲,这个排行榜是给外国人看的。我认为,与其向外国人推荐墨子、顾炎武,不如介绍司马迁和曹雪芹。外国读者容易读懂后两人。

(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资深编审)

【岁月留痕】

# 忆章益教授

□张全信

1960年,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,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(现山东师范大学)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任教。当时教研室有七八个人,有一位年长者,中等身材,偏瘦,见面总是微笑着点点头,和蔼可亲,开会时发言不多,搞卫生总是抢着干。我一打听,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章益教授。

章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校长。上海解放前夕,当局密令他迁校华南,并催促他本人迅速离沪。章益校长拒不迁校,也不离沪,并组织“护校委员会”保护学校,迎候解放,最终将一个完整的复旦大学交给了新中国。章教授还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、心理学家和翻译家,他学贯中西、知识渊博,在全国享有较高的声誉。1952年,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,章益教授从上海调来山东。

1960年,山东师范学院教育系恢复招生,章益教授讲普通心理学,我担任辅导。当时制度规定,教授讲课,助教辅导,而且助教必须随堂听课。我虽然学过普通心理学,但听章教授的课仍然饶有兴趣。他旁征博引、引经据典,记得讲授感知觉这部分内容,讲对比原则时,他引用杜甫的诗句“江碧鸟逾白,山青花欲燃”来说明;讲相似原则时,他引用了王昌龄的《采莲曲》:“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脸两边开。乱入池中看不见,闻歌始觉有人来。”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,犹在眼前,栩栩如生。这样生动的讲授,有哪个学生会逃课呢?

1961年,国家经济困难,中央提出调整巩固、充实提高的方针,压缩高校办学规模。经研究决定,教育系下马,可



当时已经招了两届学生,怎么办?新招的61级学生转入中文系学中文,60级学生选出9人继续学教育,其余的学英语。当时我校外语系英语专业只有专科没有本科,教育系有较强的英语师资力量,决定成立英语班,自己培养英语人才。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章益教授身上。

章教授早年自费留学美国,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,在美国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,回国投身教育事业。扎实的英语功底,认真的治学态度,让他英雄有了用武之地。新成立的英语班由章益教授主讲,他几乎每天授课,用两年的时间给学生们讲完了英语本科四年的课程,这班学生后来都成了我省高校和中学的骨干英语教师。后来谈起这个事情,章老师总是喜形于色。师母对我说:你老师教这个英语班,是他来山东师范学院以来做得最得意的一件事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章益教授已年近八旬,他工作更加积极,任务更加繁重,一边著作翻译,一边带研究生。他撰写出版了《新行为主义》,对人的行为复杂性进行学术探讨,颇有影响。他还把这本书的稿费

全部捐出设立奖励基金,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。这一基金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新兴的认知心理学传入我国,章教授适时地选择了美国心理学家莫敦·亨特撰写的《人心中的宇宙》一书进行翻译,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他翻译的文字并不是直译,一点都不晦涩难懂,读他翻译的书像读小说一样。

有一年暑假,为了招硕士研究生准备资料,章教授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询,乘电车时摔了一跤,造成骨折,在他居住在上海的儿子家养伤。单位领导派我到上海去看望他。我去时是一个下午,他住的房子较小,而且日晒,屋里闷热得很。章教授却正伏案写作,汗流浹背,桌子上放了一块湿毛巾,他写一会儿就擦一把脸。我说:“天那么热,又有伤,您好好休息一下吧。”师母说:“他不听话,工作起来不要命。”老师解释说:“事情是这样的,人民教育出版社要出一本由几位心理学者翻译的《西方心理学家文选》,让我审阅,我觉得翻译者都是老先生,看一看不费事。接过稿子之后,发现自己估计错了,有些翻译得很粗糙,有的语句不顺、词不达意,读起来晦涩,有的甚至有错误,改起来很费劲。改别人的东西比自己写还困难,很多地方干脆自己重新翻译了。”这本书出版时,仅在后记中感谢了章益教授对这本书的审议修改。章益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心胸、清傲的风骨可见一斑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有几部较难翻译,找到了章益教授。章老

师翻译了《亨利六世》剧本上、中、下集,后来又翻译了司各特的《艾凡赫》和《中洛辛郡的心脏》等外国文学名著。

八十岁的老人本应该颐养天年,但由于历史的原因,章教授80岁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,到86岁去世,刚好招了两届。对这几位心爱的弟子,他花费了很大精力,每周都安排一定时间进行讲授或者答疑研讨。

研究生的学习资料基本都是外文,章益教授一方面到山东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寻找,一方面和校图书馆商量购买心理学外文书籍。后来,图书馆每收到新书目录,都找到章教授圈阅购买。有一次全国心理学大会在山师举办,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厚粲教授前去参观山师教育系的资料室,他看过之后非常惊讶:你们的外文心理学书怎么那么多?有好多我们都没有。这些,都是章益教授亲自筹划购买的,为心理学人才的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在他去世前几天,我到医院去看他,他已经处于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,我知道他从生病开始就消化不良。我问师母,老师吃点东西没有?师母说:“他想吃油条,叫女儿买了回来,咬了一小口,在嘴里嚼了很长时间,勉强咽了下去。”我看到病床旁边的小桌上有一叠书写的资料,师母说:“这是小陈(研究生陈宝凯)的毕业论文,你老师清醒时就修改一段,现在还没改完。”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受,一位病危的老人仍念念不忘工作,这正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啊!

(本文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)